

卮

辭

王
偉
著

中
華
書
局

卮辭序

至正戊戌之歲。自秋徂冬。予挈家避兵縣南。往來鳳林香溪之間。朋友離散。又絕無書可觀。心邑鬱不自聊。間因追憶曩昔所聞見者。志之於簡。以其爲言。乃夫人所同好。故名曰卮辭。用以質諸同志者焉。王禕

卮辭卷一

明 王 禕 撰

聖人之治天下也。仁義禮樂而已矣。仁義充其所固有。所以治其內也。禮樂修其所當爲。所以治其外也。是故內外交治。而天下化矣。

五伯假仁義。仁義不待假也。根於人心之固有者。夫人有之。奚獨五伯而假之也。謂之假者。自其行事而言之。比之堯舜湯武。固爲有間已。

五帝異禮。三王不同樂。此言禮樂之文耳。聖人建天地之中。以爲禮。導天地之和。以爲樂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。大樂與天地同和。此萬世之所同也。五帝三王。豈得有所損益也哉。

至誠之道。通天人。貫古今。萬里之原。百行之根。其存不易。其運不息。不易故有常。不息故無疆。

道德君子之寶也。德其本也。道其用也。修行所以蓄德也。立言所以載道也。德成矣。行不期修而自修。道至矣。言不期立而自立。

千古在前。千古在後。吾身處其間。百年頃刻耳。奈何前承千古。後垂千古乎。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。不朽之道奈何。曰太上立德。其次立功。其次立言。

人身甚微細也。而至廣且大者心也。範圍天地。經緯古今。綜理人理。醅酢事變。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。於

是聖賢有心學焉。先之以求放心。次之以養心。終之以盡心。是故心學廢。人之有心者。猶無心矣。無心則無以宰其身。僣僣焉。身猶一物耳。何名爲人哉。

人心之靈。思而已矣。書曰。思曰睿。睿作聖。管子曰。思之思之。又重思之。思之而不通。鬼神將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。精誠之極也。楊子曰。神心恍惚。經緯萬方。孔叢子曰。心之精神是爲聖。大學致知格物之功。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。或曰。易言何思何慮。何也。曰。始於思。終於無思。非無思也。不待思也。庖丁之解牛。輪扁之斲輪。復何待於思哉。

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。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。靜者道之體。虛者道之具。不能靜。未有能乘動者也。不能虛。未有能致實者也。不能乘動。道無由而用。不能致實。道無自而立。

聖人操天下之利器。故能爲天下宰。綏冕以旌功。斧鉞以誅罪。天下曷有不令者乎。失其所操。則無能以自致矣。羿逢蒙不能枉矢弱弓。射遠中微。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。任重而致遠。

聖人法天而立道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。仁者君之所以愛也。夏者天之所以長也。德者君之所以養也。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。刑者君之所以罰也。此天人之義。古今之道也。

道之大原出於天。萬世亡弊。弊者道之失也。惟其弊也。故有偏而不起之處。而政有旤而不行。先王舉其偏而正之。蓋補其弊而已矣。

天非人無以爲靈。人非天無以爲生。天人其一氣乎。君非民不能自立。民非君不能自一。君民其一職乎。

天人之際。至親且密也。人事感於下。則天變應於上。和氣致祥。乖氣致異。致祥則休徵。而五福至。致異則咎徵。而六極生。感應之機。間不容髮。是故善言天者。必有徵於人。

因能任官。則分職治。去無用之言。則事情得不作。無用之器。則賦斂省。不奪農時。不妨民力。則百姓富有德者進。無德者退。則朝廷尊。有功者上。無功者下。則羣臣敍。罰當罪。則奸邪止。賞當賢。則臣下勸。此八者。爲治之本也。

聖人不忽細微。不侮鰥寡。麥言無驗。不必用。質言當理。不必違。遜於志者。不必然。逆於志者。不必否。異於人者。不必是。同於衆者。不必非。辭拙而効迂者。不必愚。言甘而利重者。不必智。考之以實。惟善所在。可以盡天下之心矣。

人君欲天下之氣之和也。在遂羣生之性。而納之於仁壽。欲人之仁壽。在乎立制度。修教化。制度立。則財用省。財用省。則賦稅輕。賦斂輕。則人富矣。教化修。則爭競息。爭競息。則刑罰清。刑罰清。則人安矣。既富且安。則仁讓興焉。壽考至焉。而天地和平之氣應矣。所以菑害不作。休祥荐臻。四方底寧。萬物咸遂也。

民有七亡。陰陽不和。水旱爲災。一亡也。縣官重責。更賦租稅。二亡也。貪吏欺公。受取不已。三亡也。豪強大姓。蠶食無厭。四亡也。徭役苛煩。失農桑時。五亡也。部落團結。男女遮避。六亡也。盜賊劫掠。取民財物。七亡也。七亡猶可也。又有七死焉。酷吏毆殺。一死也。治獄深刻。二死也。冤濫無辜。三死也。盜賊橫發。四死也。怨讎相殘。五死也。歲惡飢餓。六死也。時氣疾疫。七死也。有七亡而無一得。有七死而無一生。欲望國安而刑

措。誠難也矣。評選用良吏將安全之。顧選死亡之耶。讀此可慨。

明主者有三懼。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。二曰得意而恐驕。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。

王者能富萬民。而不能富一夫。能安四海。而不能安一戶。豈其智弗及。而力弗逮哉。無私故也。

取民其猶漁乎。網罟之目四寸。則所獲皆盈尺之魚矣。其弗獲者固得以遂其生也。竭澤而求之。纖鱗瑣鬣。無弗獲也。而其遺類之存者幾希矣。

聖人不得已而用刑。輔治之具。匪刑不懲。刑書刑鼎。特以示世之章程。是故簡易者。制刑之本。矜恤者。用刑之情。

聖王之制。兵用以康。不若匡不又而已。是故有義兵。而無忿兵。有應兵。而無貪兵。

書曰。事不師古。匪說攸聞。帝王爲政。未有不因乎古者。是故春秋大復古。重變古。書初獻六羽。大復古也。書初稅畝。重變古也。非古是今。秦之所以亡歟。

爲天下者。必先有天下之才。而又有天下之器。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。才以施之。器以容之。施之欲無弊。容之欲無遺。施之周。故其業可大。容之廣。故其德可久。

才各有所用。當其用。則其才乃見。伊尹周公。設不用爲相。而使爲百工。特百工之一耳。何以見其相才乎。干將莫邪。以之水斬蛟龍。陸剗犀革。其芒刃有餘利。用以割雞屠狗。猶夫刀也。騏驥憂憂。一日千里。不謁蹶而可至。顧使局促立仗下。其與鶩駘奚異哉。

董仲舒之言曰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。正朝廷以正百官。正百官以正萬民。正萬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。遠近莫不一於正。公宏之言曰。人主和德於上。百姓和合於下。故心和則氣和。氣和則形和。形和則聲和。聲和則天地之和應。美哉乎。皆可謂有德者之言矣。其人固不可同年而語也。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。

天理人欲。勢必相反。故循天理則絕人欲。徇人欲則滅天理。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。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。齊桓晉文之霸也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號令列國。幾於改物。無非徇人欲也。然其尊王室。安中國。攘夷狄。則循天理矣。楊朱墨翟老佛之徒。以爲我兼愛。清淨寂滅。爲教。無非絕人欲也。至於無父無君。殄人類爲禽獸之歸。則滅天理矣。循天理。絕人欲。惟聖人能之。徇人欲。滅天理。則小人矣。窮者異端處二者之間。其將盜名而陷於一偏者乎。

君子喜聞己之過。而惡言人之過。聞己之過。則其過可得而遂改。言人之過。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。君子有五恥。而不能富貴不與焉。行不擇義。君子恥之。言不成文。君子恥之。學不聞道。君子恥之。仕不得君。君子恥之。澤不及民。君子恥之。

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君心之非。非一端也。莫難強如怠心。莫難制如慾心。莫難降如驕心。莫難平如怒心。莫難抑如忌心。莫難開如惑心。莫難解如疑心。莫難正如偏心。故必隨其非而格之。格之道。攻之以言。難爲從。感之以德。易爲化。故非大人莫之能。古之大人。伊尹周公是已。一園之木。支大廈之傾覆。五寸之鍵。制重門之闔闢。孰謂傾危之朝。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之哉。

君子之於世。仕隱二端而已。食人之祿。死人之事。以身徇國。固爲難矣。若夫依約玩世。懷其道而不輕售於人。以完其身。以樂其真。斯尤難也。故忘己以爲人。與獨善其身。其操雖殊。其志於仁則一而已。

毋以智術殺身。毋以政術殺人。毋以業術殺子孫。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。天道遠。人道邇。故君子貴於盡人道。人心昧。天心顯。故君子斬於合天心。人可欺也。天不可欺也。心不可欺也。評甚哉多術之爲害也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欺心乎。此

段最爲
名言。

人有三不祥。曰盈。曰矜。曰爭。盈則傾。矜則凌。爭則刑。惟盈故矜。惟矜故爭。

財者。陷身之穽。色者。戕身之斧。酒者。毒腸之藥。人能於斯三者。致戒焉。災禍其或寡矣。

利者。害之基。福者。禍之媒。乘除倚伏。灼如蓍龜。夫惟明炳幾先。乃能洞其幽燭。其微世之饕利。溺福入而不出者。有不蹈災而襲危哉。

禍患之臻。言行之失召之也。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。視其足。嘗若刖。視其舌。嘗若結。

山高矣。鷹鷂猶以爲卑。而增巢其上。淵深矣。鼉鼈猶以爲淺。而穿穴其下。然而卒不免罹於畢弋者。何也。有身則有害也。惟君子藏其器若虛。爵祿莫敢爲之拘。體其道若遇功名。莫能爲之驅。爵祿者。災之隅。功

名者。禍之興。評。吾有大患。爲吾
有身。此說本此。

君子觀於水。亦可以喻道矣。其流而不息。似道。遍予而無私。似德。所及者生。似仁。其流卑下。句倨。皆循其理。似義。淺者流行。深者不測。似智。其赴百仞之谷。不疑似勇。縣弱而微達。似察。受惡不讓。似包蒙。清冷以

入鮮潔以出似廉。至量必平似正。盈不求概似度。其萬折必東似信。

玉有六美。君子貴之。望之溫潤。君子比德焉。近之栗理。君子比智焉。聲近徐而聞達。君子比義焉。折而不撓。闕而不往。君子比勇焉。廉而不剌。君子比仁焉。有瑕必見之於外。君子比禮焉。

不才之人。必自多矣。不肖之人。必自大矣。自多則謂天下舉莫如己矣。自大則謂己有以勝天下之人矣。是以謂自暴自棄。雖聖人教之。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。

賢不賢。才也。遇不遇。時也。用不用。命也。有其才而無其時。雖以孔子之聖。周流天下。卒不少遇而獲試焉。有其時無其命。故以唐虞之世。而有許由。非由之不見用也。其受於天者。非所當用也。

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。及涉於患難。則智愈明。氣愈平。志愈增。德愈成。道愈凝。故曰。不遇盤根錯節。無足以別利器。

有心於避禍。不若無心而順命。爲此言者。固云達矣。然必自反無愧。自盡無憾。乃可安之於命。故曰。知命者。必盡人事。然後理足而無慊也。人之有生。必有死。國之有興。必有亡。猶物之有成。則有壞。理之必至者也。君子雖知其然。至於養身也。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。無不用於治國也。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。無不爲。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。此之謂知命。

易曰。困亨貞。大人吉。无咎。夫處困而能亨。非大人不能也。湯困於呂。文王困於羑里。秦穆公困於散。齊桓公困於長勺。越句踐困於會稽。晉文公困於驪氏。孔子困於陳蔡之間。皆困而終亨者也。困之爲道。猶寒

之及暖。暖之及寒。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。故曰有信不信。

韓愈氏曰。爲史者不有人禍。必有天殃。齊太史氏兄弟幾盡。左邱明失明。司馬遷刑誅。班固瘦死。陳壽起而又廢。王隱謗退。習鑿齒無一足。崔浩范曄亦誅。魏收天絕。宋孝王誅死。吳兢亦不能自貴而後有聞。此殆有激而言。非至論也。爲史而遇禍。偶此數人耳。古今爲史者。寧止是乎。至謂孔子作春秋。辱於魯衛陳宋齊楚。卒不遇而死。此尤不然。孔子之不遇。非以作春秋故也。況春秋之作。在于歷聘列國之後乎。

文本於才。才命於氣。氣帥於志。志立於學。學以基之。志以成之。文不期工而自工矣。苟徒驅之以才。駕之以氣。則才有時而盡。氣有時而衰。文能久而不躋乎。見其禮而知其政。聞其樂而知其德。豈惟禮樂然哉。氣運之盛衰。俗尙之美惡。君子於文章。可以驗之矣。雲漢昭回。景緯宣著。其天之文乎。山川流峙。草木繁滋。其地之文乎。經緯天地。黼黻萬化。其聖人之文乎。朝廷之文。閎而穆。郊廟之文。肅而簡。都邑之文。麗而壯。學校之文。博而辨。仙釋之文。奇而邃。山林之文。逸而峻。邱陵之文。婉而章。

學必有師。尊信其師說。故易爲道師。道廢。學者始驚其私說。而道術乖矣。斷木爲棋。剡革爲鞠。猶必有師焉。況於學道乎。

道不可以言傳也。契之於身。悟之於心。道之全在我矣。身者道之符。心者道之儲。彼以口舌爲者。竊道之華。棄道之真者也。

學在力。力則無不至。性質之驚駘不與焉。騏驥千里。跛鼃亦千里。

學亦多術矣。儒墨名法道難從橫。權謀之屬均之爲學。而用心異矣。是以君子爲學。貴慎於擇術。天不可知也。可知者理。命不可必也。可必者義。明於理則合天。安於義則盡命。

道成而不獲於天者。命也。時至而不用於人者。性也。命在天。性在人。在天者不可強而致。在人者不可苟而從。

人之欲爲善也。由乎一念之烈而已。反而求之。克而致之。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。

君子所持者善而已。善者福之萃也。善由於己。福由於天。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。由於己者固可以必爲。吾知爲吾所可爲者而已。所不可必得者。吾安敢以取必哉。爲吾所可爲。此吾之所爲恃也。

善惡之致禍福。如影響之應形聲也。積善在身。猶長日加益。而人不知。積惡在身。如烈火鎖膏。而人不見。君子觀夫禍福之重輕。可以驗乎。善惡之深淺矣。是故善無隱而不彰。惡無微而不著。

福善禍淫。天之道也。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余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余殃。世亦有爲善而蒙禍。作惡而受福者矣。古語有之。猖厥而活。先人餘烈。貞良而亡。先人餘殃。

君子之交際。莫慎於取予。非所當取而取之。傷廉。非所當予而予之。傷惠。取予之當否。視義之何如。義利之分。其間不能以髮。

與善人居。如入芝蘭之室。久而不聞其香。則與之化矣。與惡人居。如入鮑魚之肆。久而不聞其臭。亦與之化矣。君子其慎取友哉。

冰蠶不知寒。火鼠不知熱。蓼虫不知苦。糞蛆不知臭。與生俱化故也。人生而性善者也。溺於利欲。與之俱化而不自知。悲矣。

交友之道。褻則慢。慢則欺。嚴則憚。憚則離。惟敬是主。則情真而愈宜。好久而不衰。

衆君子之中。一小人容焉。鮮有不敗其成者。蠹蟻仆柱梁。蚊蠅走牛羊。小人雖寡。爲害蓋甚鉅也。故國家之務。去小人也。如農夫之除稂莠。稂莠雖微。不得不除者也。

鵬鷁之大小。各安其分也。猿狙之靜躁。各遂其性也。物之不齊者。物之情。故惟聖人能使物各安其分。遂其性。而無不得其所。

名之爲物。與福相爲乘除。與禍相爲倚伏。名之重者。福必減。名之顯者。禍必增。故造物之所忌者。名。君子欲逃焉。而不可得者也。

古今有亂臣。無亂民。夫民未有不厭亂而思治者也。思治者。亂之極。厭亂者。治之復。故易否終必泰。十三國風終以豳風之詩。

春秋於災異雖微必書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。書日食三十六。地震五。山崩一。彗星三。夜嘗星不見。夜中星隕如雨。一火災十四。石隕。六鵠退飛。多隄。有蜮蜚。鸛鵠來巢。皆一晝冥晦雨。木冰。李梅冬實。七月霜降。草木不死。八月殺菽。大雨雹。雨雪。雷電不雨。水旱饑。蟻螽之類。皆悉書之。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甚至也。事變失於下。則象變見於上。故災異者。天之所以譴告人君。使之警懼。人君能應之以德。則異咎消亡。不

能應之禍敗至矣。自非大亡道之世。天未嘗不欲扶持而安全之也。

祥瑞非聖人之所上。景星慶雲。甘露醴泉。華平連理。元枿黃鸞。麟鳳龜龍。素雉朱鳥之類。史牒所載。不皆出於盛明之世。而往往見於衰亂之時。魯以麟弱。漢以白雉亡。莽以黃犀敗。唐以甘露亂。惡取其爲祥也。是故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。帝王以不仁而喪亡者有矣。烏有無祥瑞而不昌盛者哉。

地有是物。則天有是象。物之至大且多者。莫如金木水火土。其在天爲五星。曰歲星。曰熒惑。曰太白。曰鎮星。曰辰星。五星之所犯。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。其占云歲星所在。年穀豐穰。其對爲衝歲。乃有殃。餘星之殃。各有指焉。蓋五星在天爲緯星。其象爲至著。故災祥所繫爲最重。擗搶彗孛。句始枉矢。蚩尤之旗。皆其盈縮之所生也。春秋冬夏。伏見有時。躔舍分度。進退有常。失其常。離其時。則爲變異。得其時。居其常。是爲吉祥。易曰。天垂象見吉凶。聖人則之。五星之謂也。

災異之學。漢儒所尙。自董仲舒。劉向。歆父子。並推春秋洪範。以驗陰陽禍福。雖各有所據。依而牽合。傳會後儒談之。夫政失於此。則變見於彼。驗災異之變。卽知政事之失矣。而必曰某災某異。爲某事之失之所致。則旣失之拘。又失之妄。宜其學之不終傳也。

兩漢之士。西京尙經術。東都尙名節。經術之弊流而望。望則僻。僻則迂。迂則不可行。名節之弊流而激。激則矯。矯則折。折則不可立。

江左一習。崇尚老莊。虛無以爲宗。曠達以爲務。脫略名檢。表飭風致。以清談相誇詡。當世莫不譏其廢事。

也。然淝水之役。謝安以笑談卻苻堅百萬之衆。清談其果廢事乎。

朋黨之名。何自而起歟。豈夫人實爲之。抑其人自致之耳。漢之朋黨。其人以德勝。唐之朋黨。其人以才勝。以德勝者羣而不黨之君子也。以才勝者。同而不和之小人也。及宋之朋黨。則又君子小人迭爲勝負矣。嗚呼。朋黨之名起。國家未有不遂至於危亡者也。

世代迭更。士習各異。先漢之經術。後漢之名節。晉宋之清談。唐之辭章。宋之道學。一代有一代之所尙。政治之美惡。運祚之絀促。於是焉係。豈偶然哉。

天下之勢。匪強則弱。而皆至於亡國。周以弱亡。秦以強亡。勢之所趨。如水就下。雖聖人莫能遏之。而預爲之也。周公之封於魯也。尊尊而親親。後世遂以弱亡。太公之封於齊也。舉賢而尙功。後世遂以強亡。周公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。力弗及也。雖然。及其弊也。使聖人而復出焉。則一弛一張。所以消息調護之者。固必有其道矣。

總評 公如久相功業。必有足觀。卽其言可
知其品。宜于死生之際。從容就之矣。